

# 如何把握《聊斋志异》中主题模糊小说的主题

## ——以《赵城虎》和《遵化署狐》为例

曹珍珍

广东省中山市华侨中学高中部

DOI:10.32629/jief.v2i6.967

**[摘要]**《聊斋志异》中有些篇幅短小、情节简单并且主角是动物的小说,主题不太好把握。本文以《聊斋志异》中的《赵城虎》和《遵化署狐》为例,指出了把握这类小说主题的最关键的几个方法:关注“异史氏曰”、充分查阅与小说相关的资料、了解蒲松龄的放生思想、了解作者通过动物有所寄托的创作思想。指导学生通过以上方法准确把握这类小说的主题,从而培养学生概括小说主题的能力。

**[关键词]**《赵城虎》;《遵化署狐》;准确把握;小说主题

**中图分类号:** I207.419 **文献标识码:** A

高一上学期,我们在进行《聊斋志异》(以下简称《聊斋》)的整本书阅读时,有安排学生阅读小说篇目后概括主题的要求。有些小说,比如《赵城虎》和《遵化署狐》,篇幅短小、情节简单,学生不能准确把握出小说的主题。他们对小说中的人物(或者动物)的行为是否合理,这些人物(或者动物)是正是邪分辨不清。有一部分学生认为《赵城虎》并不是在歌颂“义虎”,提出的疑问为:按法来说,杀人偿命,如果老虎是个人的话,早就被处死了吧!人们都知道做错了事应该自己去弥补,怎么这个弥补放在老虎身上就成了义呢?老太太想法的转变,也让人不解。她一开始痛恨老虎,却在老虎给了她好处时,认为老虎对她的好超过了亲儿子,就忘记了老虎的杀子之仇。有部分学生对《遵化署狐》的主题解读为:由于一只狐狸精逃走,从而奠定了丘公的悲惨结局。说明了除恶务尽,不然就会影响到自己。以上解读就是没有搞清楚小说中的人物(或动物)孰是孰非、孰正孰邪,从而对小说主题的解读有失偏颇。

那么,我们应该怎样去准确把握以上类型小说的主题呢?

首先,要关注“异史氏曰”。《聊斋》很多篇幅后面都有“异史氏曰”,“异史氏曰”既是对故事正文的评鹭,又是体现故事寓意的点睛之笔。《遵化署狐》后面的“异史氏曰”的意思是:狐狸迷惑人是可杀的,但是它们认罪了,放过他们可以成全丘公的仁德,但是丘公太恨它们了(所以想杀尽它们)。如果说杀狐的人是杨震,那么狐狸就抓不住把柄而实施报复了。通过“异史氏曰”的提示,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丘公的行为是批判的,拿他与杨震比较,是要突出他的不清廉。《赵城虎》虽然没有“异史氏曰”,但是,最后写道:“土人立‘义虎祠’于东郊,至今犹存。”很明显,小说是在歌颂“义虎”。

其次,我们要充分查阅与小说相关的资料,掌握更多与小说相关的信息。这样,才能让我们对小说有更全面的了解,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小说的主题。《聊斋》中的不少篇目是借鉴古代故事,对前代的小说进一步阐释发挥。

关于虎有人性的故事,我国写志怪的小说中有不少记载,好些篇目都是写虎食人而被罚或者惭愧地化为石虎。与作者同时代的著名诗人王士禛的《池北偶谈》也讲到了义虎救樵夫,樵夫与虎约定以肥猪报恩的故事。但是这些故事,只是在虎的兽性中看到一些人性。《赵城虎》中的虎已经化成了人——虎不仅赡养老人,老人死了后,还奔丧吊丧。通过查阅资料,追本溯源,我们更能看出作者的写作目的——歌颂虎具有人性。

《遵化署狐》与《赵城虎》一样,也是对前代小说或者笔记的改编。吴江士人叶绍袁在其著作《天寥年谱别记》中记录了他的朋友宋琬讲的关于丘公的一个故事,丘公因为其嬖童被狐狸精骚扰,从而发兵杀狐,狐狸没有被杀死,只是居住的地方被毁坏,从而狐狸逃走了,还抓走了

其嬖童。后来有一个叫胡廷贵的人取信于丘公后,引诱他通过贿赂谋求升官,导致他东窗事发被抓,他在监狱里听到外面有人以手拍窗,说“今日廷贵愤得泄矣。”他才惊悟到自己被狐狸所害。但这可能是丘公自己所编的故事,为自己的贿赂找借口。与叶绍袁的故事相比,《遵化署狐》有些情节不同:在丘公准备消灭狐狸精的前夕,狐狸精向丘公提出一个较合理的要求:“容我三日,将携细小避去。”丘公听了沉默不语,后来却马上采取措施消灭它们,未免有点过分。因此,《遵化署狐》具有了丘公因为自己的残忍而遭狐狸精报复的“恶有恶报”的主题,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批判他的贿赂行径,揭露官场的黑暗。

再次,要了解蒲松龄的放生思想。蒲松龄积极吸收儒家仁者爱物爱民思想,释家大慈大悲放生内核,有效借鉴前人放生题材、放生模式,并在淄川爱物重生的地域氛围民俗信仰影响下,创作出蔚为大观的放生作品。民间故事有一篇《崔判官审虎》,樵夫被老虎吃了,其母到县衙击鼓鸣冤,食人虎被抓审讯,被崔判官“判其偿命”之后,“仰天长啸,一头撞向台阶,溅血而亡。”这是基于生与死的两极对立,基于杀人偿命的极端观点,显得比较狭隘、惨烈。老太太的态度其实是作者自己的态度,她原谅食人虎,并且与它产生深厚的感情,正体现了蒲松龄秉持释家大慈大悲放生内核,立足生命的终极关怀,从而能更加宽容地对待食人虎。而《遵化署狐》中的狐狸已经向丘公投降了,但丘公仍想将他们消灭殆尽。从作者爱物爱民的思想来看,他是不会认为狐狸很坏、丘公应该除恶务尽的。

最后,在这两篇小说中,作者写有人性的虎、狐,但我们不能将动物与人简单等同。作者在动物身上是有所寄托的,或者说有所影射的。作者表面在歌颂义虎,实际上未必不是在歌颂那些知错就改的人,甚至讽刺现实社会中的人不如虎,人的不负责任、忘恩负义等。《遵化署狐》中的狐狸并非全然是为祸人类的妖怪,马瑞芳认为“《聊斋志异》里的狐颇像西方小说里可以揭开城市的‘屋顶’和能洞悉人世秘密的‘瘸腿的魔鬼’,能揭穿一般百姓掌握不了,但可以想象出来的官场黑暗”。所以,这篇小说是依靠狐揭示出丘公行贿的行为,从而揭示官场的黑暗。

根据以上方法,我们就能比较准确地分析出这两篇小说的主题。而这些方法可以培养学生深入思考问题、查阅资料进而能准确概括小说主题的能力。

### [参考文献]

[1]景怡蓉.论《聊斋志异》中的女强男弱现象[J].青年文学家,2020(23):78-79.

[2]郑春元.《聊斋》至情美[J].蒲松龄研究,2020(02):5-18.

[3]甄桢.“绛珠还泪”与《聊斋志异》中的“花妖”故事比较[J].蒲松龄研究,2020(02):79-85+96.